**竹林七贤**

**学习者姓名：**

**笔记**笔记：

这真是历史上最“由性”的一群人，别说是古时候，即使在今天的社会里，也是绝对的“另类”——但是，就是这一群“另类”得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人，却是魏晋那个时代里最引人注目的几颗亮星。

人们说，他们是任性放诞、与众不同的人，但是，人们又说，只有他们才是当世真正的“大贤”。“任性放诞”——也就是“由性”，居然还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“大贤”，并且被后世仰望一千多年，也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，也是绝无仅有的了……我们不妨先来回味一下，他们每一位，都曾有过哪些“由性”得不同凡响的故事。

**【故事一：嵇康】**

嵇中散临刑东市，神气不变。索琴弹之，奏广陵散。曲终曰：“袁孝尼尝请学此散，吾靳固不与，广陵散于今绝矣！”太学生三千人上书，请以为师，不许。文王亦寻悔焉。

——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

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，古都洛阳东市。广场边围满了人，有很多老百姓，还有文人士子们，他们都是来观看行刑的。将要被杀的，是一位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男子，尽管囚衣很凌乱，发髻也都散落着，但仍然掩盖不住他俊拔的身姿、帅得仿佛神仙一般的相貌。刽子手取出又宽又厚的屠刀，人群里发出一片惊叹，甚至还有哭声。但这位男子十分平静，他抬起头看看日影，发现还有最后的时间，就向监刑官要来一张五弦琴。他端正坐好，神色淡然地弹起一支曲子来。直到琴声袅袅止歇，人们才听到他的叹息：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——

看了故事的开头，也许有的朋友就会说：“这是嵇康啊！嵇康这直视死亡而面不改色的气度，那是魏晋风度的典范！”不错，这第一位正是嵇康。这里把嵇康排在第一，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玄学思想，更不是因为他长得帅，而是因为，他是“竹林七贤”里真的把不向世俗屈服的“由性”进行到底的一个。所以“竹林七贤”这第一位，是非“广陵绝响”的嵇康莫属了。

**【故事二：阮籍】**

一次真是很平常的葬礼，对老百姓来说，生老病死不管多么残酷，但实在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家常便饭。死者也是再平常不过，一个当兵人家的女儿。像这样的事，大概在那时候，天天发生不知多少回，即便最底层的穷苦人，也不会被弄得心里不安。但是，在简陋的葬礼就要结束的时候，一位出身高门的“贵人”突然跑进了灵堂，自顾自地伏在灵前痛哭了一场。主人看了又看，居然发现这“贵人”自己并不认识。于是主人无论如何把他拦住，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？终于，这位“贵人”回答说：虽然从来没见过死去的姑娘，但早听说她有品貌还有才智，像这样值得欣赏的女子，这么早去世，难道不让人心里悲伤吗？主人怔怔地站着，说不出一句话……

这就是阮籍。“闻美人殁而吊之”——其实他哭得很简单，只是为了一个传说中的美好生命的离去，剩下的什么也没有。大概千古以来，这就是“由性”的最高档次了，这么干干净净、坦坦荡荡。

**【故事三：山涛】**

**笔记**笔记：

古代当官的人，有一多半都不会是清官，也许这个比例有点过，但行贿受贿的肯定绝不在少数。那么怎么对待贿赂，也几乎是所有官员都要碰到的考验。有一个常年贪赃枉法的县令，为了保住自己小小的饭碗，并获得更好的名声，每有事由，就一定要去向上官送礼。当他把各个衙门都拜过，最后就把一百斤上等的丝送到当朝吏部郎的府上。吏部郎没有拒绝他，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收了礼，拒绝他会让自己被官员们孤立。他客客气气地收下来，但等县令走后，就原封不动地把“礼物”陈列在房梁上，再也没有去理会。后来县令贪污行贿的事败露了，这位吏部郎就爬上房去，取下当年的“礼物”，交到了有司。人们一看，那上面已经积了厚厚的尘土，轻轻掸开，从前的封印一点都没有被动过……

这位“吏部郎”就是山涛，后来他的官做得很大。有人说，“竹林七贤”里的山涛，跟嵇康、阮籍他们不一样，山涛没有他们那么“由性”，他还是很喜欢做官的。这也许真是山涛的志向。他虽然没有像嵇康、阮籍那样成为竹林中的“精神领袖”，但却更像是一个厚道的长者。在竹林里，他是被他们尊重的朋友；而走出竹林，他却无疑也是一个不错的官员。

**【故事四：向秀】**

一个书生，看去就那么清秀，因为整个人都好像被书卷气浸透了，还显得有点单纯。凋落的竹林，当年坐卧的山石仍然还在，圆滑得看不出棱角。但是，那些朋友们呢？一个也没有了。甚至他自己，如今也只能做个过客。他站着站着，眼泪就慢慢地掉下来……他提起笔，在凄冷的风里写道：将命适于远京兮，遂旋反于北徂。济黄河以泛舟兮，经山阳之旧居……叹《黍离》之悯周兮，悲《麦秀》于殷墟……

向秀——关于他这篇《思旧赋》，鲁迅先生曾做过剖析，大意说：向子期（向秀，字子期）悼念竹林亡友，不过了了数语，好像刚开了个头，就结尾了，可见有很多话，因为惧怕司马昭，他不是不想写，是不敢写啊。向秀的确是“不敢写”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做学问的。如果说嵇康是名士们的标杆，阮籍是位了不起的诗人，那么向秀就更像是个学者，而且专搞哲学研究。他年轻、俊秀，为了学问无论和谁争起来都毫不让步。一个始终都干干净净的书生，有点知识分子的软弱，好像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**【故事五：刘伶】**

一架鹿车远远地行来，一个相貌丑陋、衣衫不整的人歪歪斜斜地坐在上面，手里还抱着一只酒坛。他一边哼着小曲，一边继续痛饮不停。这怪异的举止吸引来一大群人跟着看，但等到看清他是谁，人们却没了兴致，纷纷说：嗨，是他呀！天天醉成这样也不会是别人啦！大家哄笑着散去，也不跟随了。这人却毫不在意，美美地喝下一口酒，然后吩咐车后扛着铁锹的仆人：如果我醉死在路上，你就地挖个坑，把我埋了就行啦！说完再不理会。仆人唯唯答应，却怔怔地想，难道，真的连祖坟都不要了吗……

“死便埋我”，这就是“酒仙”刘伶。不知他最后是不是真的醉死的，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就地掩埋了，但“酒”是刘伶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却是无疑了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”——现在河北省还真出产一种酒，销量也很不错，名字就叫“刘伶醉”，还是几百年的老品牌。他老人家要是地下有知，也会高兴得不得了吧。别的先不论，自己这“以酒为名”的宏愿，可是真的实现了。

**【故事六：阮咸】**

一条路的两边原本住着一个家族，后来因为住在北方的人都遵守礼法，听朝廷的话，又知道积聚钱财，日子就越过越好；路南的人都讨厌礼法，更不愿听朝廷的话，有了点钱就买酒喝，到处游玩，于是日子越过越穷。一天，正有大好的太阳。路北的富人们就趁着阳光晒起衣服来。过路的人一看，真是绫罗绸缎，应有尽有啊，都忍不住地羡慕。然后，又两边看看，奇怪地耳语：为什么同是一家人，北边晾这么多好衣服，南边却什么也没有呢？路南有个少年，正极感兴趣地托着下巴看这些人，他心里一动，就想出了个好玩的主意。然后二话没说，跑回家找出两条类似破裤子的东西，挑起竹竿，堂而皇之地挂了起来。行人们奇怪地跑来问他：人家挂出那么好的衣服，你为什么挂这个呢？少年一笑说：他们既然这么“俗”，那我也不能免“俗”了，咱也挂个东西出来让他们瞧瞧！行人莫名其妙地怔在那儿，少年却得意地哈哈大笑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**笔记**笔记：

这个大家族就是阮籍家。当然，阮籍是属于路南穷人这边的。这个晒破裤子给人家看的少年，是阮籍的侄子阮咸。阮咸是因为阮籍才跑到竹林来的，因为从小就跟着阮籍，一直把这位“由性”得没法再“由性”的叔叔当成楷模，叔侄俩又一向没大没小，所以阮咸小时候干出这样的事，也就没啥可奇怪了。

**【故事七：王戎】**

这一天，真是难得的竹林诸“贤”大聚会，大家喝酒的喝酒，争论的争论，坐着的，躺着的，真真千姿百态，各领风骚。酒喝得正酣，一个小孩——说他是小孩，是因为他的年纪的确很小，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。这小孩目光闪烁地溜进竹林，一看眼前这群人，真是跟自己家那些当大官的父辈们不一样，让他打心眼里感兴趣。阮籍斜瞟了他一眼，立刻大笑，说：你这个小俗物，又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！谁知这小孩一点也不惊慌，也不尊敬他们，笑嘻嘻地开口回敬：你们这些人的兴致也忒容易败坏了！

这王戎——还的确是个“小俗物”，阮籍的话也不全都是开玩笑。但无论如何，从小机智又会处事的王戎，还是很招人喜欢的，不然阮籍也不会着了魔似的看中他。不过，王戎跟他们不一样，虽然“由性”是一定要干的，但搞起现实利益来，王戎也毫不含糊。他才不会像嵇康那样，为了“由性”去跟国家最高领导人作对。王戎坦坦然然地做了一个“俗物”，一直把官当到了“三公”，他们琅邪王氏家族后来成为“江左第一高门”，王戎可是功不可没的。与其说，他是竹林中的一个“贤者”，还不如说——他就是官场中的一位高手。

说过这些经典故事，我们也不由感叹果真是一群“由性”的人，也不管是老是小，到底是啥身份。有的学者曾说：从“竹林七贤”开始，魏晋时期的名士们，人人都有一部“放任”史。好像从前的两千多年里，人们是被压抑得太久了，这回终于赶上时机，一定要好好地“由性”一把。

虽然，“放任”的行为并不是从“竹林七贤”最先开始，在他们之前，已经有不少人变得“由性”了，但是，“放任”真的形成风气，并且发生重大的、甚至是“质”一般的变化，却肯定要从“竹林七贤”这儿算起了。

正是他们，第一次为“放任”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，让老庄思想和每一个人的生存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。也正是他们，为那些生活在乱世当中，内心极其痛苦、几乎没法活下去的正直文人们，指出了一条内心的理想通路。虽然在他们“放任”的背后，都是深深的痛苦，但是他们提出的思想，却成为了后来几百年魏晋文人们的心灵指引……

本文节选自《引子“由性”的竹林》

刘雅茹.《竹林七贤》[M].文化艺术出版社,2014:7-23